



青年作者小說選

香港青年出版社出版

青年作者小說選

香港青年出版社出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青年作者小說選

香港青年出版社出版

香港北角道二號頂樓

HONG KONG YOUTH PRESS

2 NORTH POINT RD. ROOF FL. H.K.

培基印刷公司承印

香港灣仔船街三十八號

一九七六年九月再版・定價港幣四元八角

目錄

香港

凌亦清 巷.....一

明隼 無題.....一一

亦影 牛叔贏錢.....一七

夏映棉 童年的記憶.....二二

黃鐵銘 捉蟲記.....三三

浩泉 野火會奇遇.....三八

彥火 阿彩.....五一

利民 往事.....五八

再年 逃.....六八

新加坡

尤琴 錄音室裏.....七一

慧梅 幸福的道路.....九一

砂礮越

田 思

討海人家

一〇四

馬來西亞

梁冠中

心緒如麻

一二〇

波 林

螃蟹船

一三二

英 林

再見，新年

一四四

印 尼

若 竹

妮妮和她的爸爸

一五二

澳 門

謝草園

「友誼」

一六四

巷

凌亦清

你可曾知道麼？有這麼一條巷……

一

那一夜，我撐着雨傘走。嗯，這昏暗而泥濘的小巷！

一陣低低的抽泣透過雨聲傳來。

我向前搜索着，是一個女孩子！背站在屋簷下，雙手掩住臉。

「妹妹，你爲甚麼在這兒哭？」

她抬起頭來，幽暗中那雙惶恐的眼睜得大大的，佈滿淚水的是一張十三、四歲的圓臉。

「怎麼回事了？」我替她拾回躺在窪地上的傘，柔聲地說：「告訴我吧！」

「經過巷口的時候，」她斷續地說：「有人用刀指着，把我拖進來……」

「是飛仔嗎？」我吃驚地四處張望。

「他搶了我的錢包，跑了！」

「噢！幸而……那你快回家吧！」我催促着她，那些嚇人的情景一下子在腦海中湧現出

來，漆黑的雨夜更使人增添恐慌。

「我要坐車回去的。」她抹着淚說。

「那……」我掏出了錢包，「不！你還是坐的士吧！」

我伴着她走出巷口，在街角那邊叫了一部的士，替她付了車費。

「謝謝你，姐姐！」她在車窗內露出頭來。

「夜裏一個人不要再打巷邊走了！」我向她揚手告別。

一口氣跑上樓梯，站在門前，我回頭下望。

雨仍在下着

可怕的巷！

搬個家吧！不知想過多少遍了，在昔日的毗鄰相鄰夷成平地的時候，在簡陋的樓梯處於風雨飄搖的時候，在稠密的高樓揚下垃圾廢物的時候……

多少時刻，巷裏傳出呼救聲。

多少日子，巷成了陰冷之徑。

巷，一片漆黑。

二

巷，也是蒼白的。

躺在高廈與破樓之間，就像一度冰冷的人間銀河。

它是破樓的前門，却是高廈的後巷，廢物自高廈飛揚而下，恨言由破樓凌空飛上，多少回了，我怕聽那洶湧的陋巷罵戰。

巷的這邊和那邊，只有冰冷的眼和冰冷的心。我想。

直至——

「清姐！菊姐的頭穿了！」剛上樓梯，就聽見阿明在叫。

我衝了上去。

「嘖！菊姐！」她頭上纏着白色的綳帶，叫我一陣心酸「爲甚麼？爲甚麼這樣的？」

「廚房掉了塊小石，剛落在我頭上。」菊姐微弱的聲音「現在沒事了。」

「我們都出去了，剩下阿明和阿珠……」阿蘭媽緊張得張大嘴巴。

「我們扶菊姐下樓梯，但又不知怎樣做才好！」阿明眨動着眼睛，想像他剛才心慌意亂的樣子。

「真要感謝這位大叔了！」菊姐伸出手來，示意我向眼前的這個中年人道謝。

「謝謝你！」我看着他，有點臉熱。

「別這樣說：我剛在窗旁看見，所以走下來罷了。」他揚揚那粗黑的手說：「噢！我姓張，人家喊我阿張的。」

「一定妨礙你的工作了。」我送張叔下樓。

「救人要緊嘛！」他認真地說「何況我是當夜更的。」

我思量着，他那誠懇的目光像叫我放心。

他又做了個駕駛的姿勢，「我幹這個的。」

「是的士嗎？」

「給你猜中了！」他笑着把手指向大廈那邊「喏，五樓那個綠窗框的房間就是我的家了。」

我仰起頭望望，窗旁像有個男孩子伸出頭來。

「那是我的兒子阿雄，他學人家吹笛子，大清早就吵個不停。」

「原來是他！一早一晚我們都聽見的。」我高興地說：「他現在已能吹整首歌了。」

帶着欣慰的微笑，張叔揮手說：「別送了，我們屋對屋的，往後應該互相關心才對！」我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嗯，斜陽也隱沒了，然而巷却那樣溫暖。……

×

坐在家裏看書，忽地又聽見賣菜婆喇叭般的呼叫。

這個隔巷罵戰的主角！我厭煩地掩住耳朵。

「清姐！」樓梯上響起急促的腳步聲。

是頭房的小英。

「阿明給狗咬着了！」

甚麼？我奪門而出。

巷裏圍了一堆人。

「阿明！」

阿明準是嚇呆了。我緊張地替他檢查了一遍，只見褲脚的一角破了點。

「沒有咬着，是給她拉住了。」阿明忽然哭起來，「但却咬着她！」

她！我擠進人羣一看，她——賣菜婆！

賣菜婆給人們送進醫院。

「給狗咬了要打十幾口針的……」阿明又哭了。

阿明，阿明，別再引起我愧疚的眼淚了，我看錯了賣菜婆！

×

「媽！有人來找你！」房門前站着的小女孩機靈地鑽了進去。

「我大姐和二姐來了！」阿明對賣菜婆說。她斜靠椅上，身旁的小男孩在床上睡着了。簡陋而殘舊的東西橫在小房間裏，一扇窗顯得那樣珍貴。

「我們真過意不去，連你的姓名都不知道……」菊姐先說了。

「知道我，我賣菜婆不是一樣麼！」她笑說「不過從前人人喊我福嫂的。」

我急不及待地說：「福嫂！爲了阿明，你的手却傷了，這……」

「這算甚麼呢？」她盡力把手輕輕提了一下，「街坊們不是都來幫忙了嗎？」

我的眼彷彿模糊了，她雙手上白色的紗布刺痛了我，然而，坐在我面前的她却那樣硬朗。

「你不能上街市賣菜了，生活一定成問題的。」菊姐懇切地說。

「這算甚麼呢？」還是那響亮的七音：「我們被迫遷搬到這兒不久，阿福又病死了。那段困難的日子也是靠街市的同行，還有像樓上張叔他們的幫助給頂過去的。」

我想起了張叔，他的話和他的爲人。

「你們看！他們剛才也來過，賣生果的阿萍還替我燒好飯才走。」她感動地說「我很快便能再出街市了！」

阿萍？那個魯莽的女孩子？我臉上熱得發燙，嗯，我又看錯了。

小女孩走到她媽媽底身旁，仰着臉傾聽我們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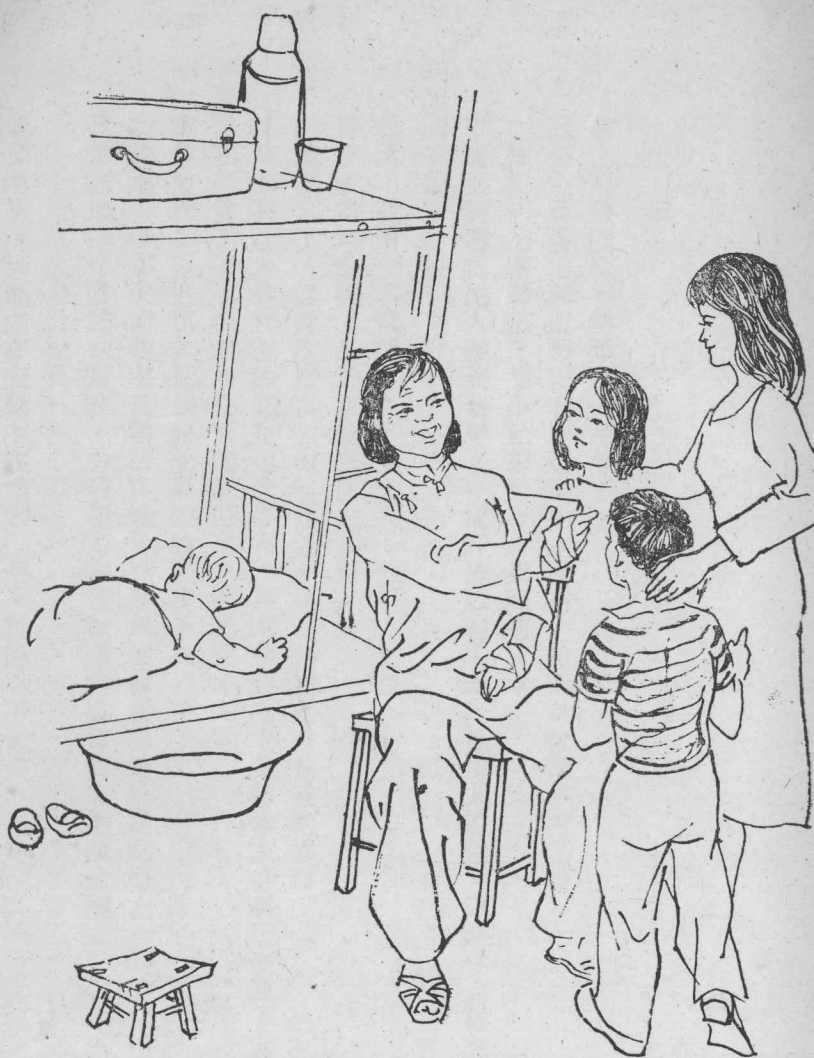
「在街市擺檔，又拉又趕的；所以我脾氣很壞，經常跟你們那邊吵嘴。」撫着女兒的頭髮，她接着說：「其實阿美他們拋東西下去也是不對的。」

「我們也有不對呢。」菊姐拉起阿美的小手，親切地說：「大家是應該互相體諒的。」

「我叫民仔以後不要拋東西出窗口吧！」阿美怪認真地說。

我們都笑了。爲純真而可愛的孩子，小房間裏瀰漫了真摯的友誼。

我把巷都看錯了，它會把分隔了的兩邊連接，它原是那樣一道溫暖的友誼之橋……。



三

巷，不再陰冷，然而却更泥濘了。

我小心翼翼地閃避那從巷中推出的木頭車，但仍是被泥濘污了腳。

「那兒來的木頭車？那小兄弟呢？」我問菊姐。

「有個賣雪糕的人搬到巷尾，一家好幾口呢，聽說是被人迫遷，只好住到這兒來了。」菊姐回答說。

那天，我看到雪糕佬了。

他赤着古銅色的上身正在追打他的女兒。

「這麼大了，還要我打！」他咆哮着，「爲甚麼要偷爸爸的雪糕！」

女孩子哭了，她背上的嬰兒也哭了。「是弟弟想吃，我想拿來哄哄他們罷了。」

雪糕佬放下了手中的木條，巷裏仍是一片哭聲。

我爲他的女兒抱屈，有個如此暴躁的父親。

「清姐！」那天阿明拿着雪糕杯說，「巷尾那個叔叔送給我吃的。」

我想起那一杯雪糕的風波，「阿明！人家的雪糕要賣的，把錢送回去！」

「不！叔叔說是送給我的……」

我拉阿明走到那處在夾縫中的「屋」前，我愣住了。

幾個孩子正在用心地做玩具的加工工作，認真得還沒發現我這不速之客的到來。我又豈會想到麼？玩具對於孩子們有時候竟是生活的負荷。

「這是我的清姐。」阿明向他的小朋友介紹。

孩子們都歡迎我，背着我的雪糕佬也轉過身來了。

「阿明的姐姐嘛！我見過的。」他熟絡地說：「阿明真乖，寧願不去玩也來幫強仔他們做玩具呢。」

噢！阿明！他已和他的小朋友一道幹起來了。

辭別了他，回頭再走這深長的巷時，我更知道了自己的淺窄。

巷送給阿明真誠的小伙伴，也給我帶來珍貴的朋友——張叔、福嫂，還有阿強的父親……他們將更使我幼稚的人生認識變為豐厚。

×

清早，我挽着提包出門，幾塊廢木板不知甚麼時候鋪在門前的窪地上了。

「清姐！這樣，路會好走點嗎？」阿強在巷尾處捲起手來，嘴上對我說。他正和阿榮推着木頭車。

我趕了上去，跟他們一起把車推出了巷口。

陽光燦燦地落在我們身上，耳畔又傳來阿雄那朝氣蓬勃的笛聲。……

無 題

明 隼

星期日的早晨，本想安靜地讀點書，誰知剛攤開書不久，就被一陣廣播嘈住：

「各位街坊請注意，各位街坊請注意，小兒麻痺症是兒童的兇手，能夠令兒童殘廢、死亡，請你們帶你們的孩子到……」

廣播一陣又一陣，我無法讀下去，恁窗一望，只見街上不知道甚麼時候來了架車子，車上裝着幾具強音喇叭，「強迫人們接受宣傳」，沒辦法，只好洗耳恭聽。

「各位街坊請注意，各位街坊請注意……」

我的耳朵嗡嗡作響，突然，我的肚子一陣痛，彷彿聽見誰喊道：「噓！看我的空手道！」我轉身一看，阿凡正站在我面前擺開個「架勢」。

天呀，原來，我已挨了一拳！

我恨恨的瞪了他一眼。他一聲「衝呀」又跑得無踪無跡了，可憐我的肚子還隱隱作痛。

阿凡這孩子，越來越不成樣。我剛搬來這裏的時候，成天就見他躲在房裏讀書，她媽媽李師奶常常誇獎說：「我們阿凡這時候就這麼勤力，小學升中試看來沒問題吧。他那間學校呀，年年合校率最高，進得去讀可不容易呀！」

我總覺得李師奶打算得太遠了，因為阿凡今年才讀小二。不過，說實在的，那些「A B C D」，「人手刀足」，「1 2 3 4」他倒背得不少。可是，我漸漸的覺得阿凡有些不對頭。

有一天，他放學回家。我見他的書包鼓漲鼓漲的，心裏有些詫異，小學一、二年級，讀這麼多書幹甚麼？於是，我揪住了他，說：「來，阿凡，看你讀些甚麼書？」

他初時有些扭捏，但終於還是打開書包，我從中抽出一大疊書。天呀，通通是公仔書！阿凡見我面色難看，有些驚異，他也楞住了。爲了弄清事情，我只好強自充滿興趣的說：「借我看看行嗎？」

於是，我便一本一本的和他一起看，他也很高興，又到房裏拿出一大堆。

孩子喜歡看公仔書，這我也知道。令我驚異的是，阿凡的公仔書，除了「飛俠」、「小俠」、「怪俠」、「金剛」、「蝙蝠」、「怪獸」之類外，竟還有些情呀愛呀的，書名別提了，「叢書」的名堂就很多，甚麼「時代青年」、「少女明燈」、「近代淒絕動人艷情幽怨圖畫叢書」、「奇情漫畫故事叢書」、「近代艷情輕鬆張刺激鐵漢得美圖畫叢書」、「近代家庭倫理手足相殘血淚交織圖畫叢書」、「近代恩怨糾纏兩代不清哀感頑艷圖畫叢書」、「近代益智連圖獵奇偵探叢書」、「近代文藝名著哀感動人叢書」……。

誰說香港是文化沙漠！你看，爲我們兒童預備的公仔書已經是這麼琳瑯滿目，包羅萬有。不過，我有些懷疑，九歲不足的阿凡能看懂這些嗎？我隨手抽來一本「哀感動人」之類的，問：「阿凡，講我聽聽，這本說些甚麼。」阿凡想了想，說：「那些字，我看不懂，我